

東觀奏記卷上

宋裴庭裕著

明會稽商 濬校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反相
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
誅死后入掖庭爲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
之生宣宗皇帝爲母天下十四年懿宗卽位尊爲
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出祭別廟
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
夕侍奉親舅鄭光卽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

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
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卽命宰臣別
選河中節度使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光生計爲憂
卽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后宴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先陵商
臣之酷卽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
念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
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
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卽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

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旣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
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旣入上大
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曰郭太后是憲宗
春官時元妃汾陽王孫迨事順宗爲新婦憲宗厭
代之夜事出暗昧毋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
黜合食之禮敏中怒甚皞聲益厲宰臣將會食周
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爲一書
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中廳問其事皞益不撓墀

以手加額於皞賞其孤直翌日皞貶潤州句容令
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綯
爲山陵禮儀使奏皞爲判官又皞拜章論懿安合
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輜
行次忽值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
鬚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
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
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竊

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
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
召克翰林學士間歲遂立爲相時人感歎敏中亮
直無隱不掩人於上

上因續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
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
使是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
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爲侍

御史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禮部尚書
德修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謚曰
簡度支郎中張仲芳以德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
之任不得謂之簡仲芳貶開州司馬寶曆中仲芳
徵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
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荆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
事上卽位普恩德裕當追贈祖父乞迴贈其兄故
有是命

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克邠靈行營都統討山

南平夏党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
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
乃以右諫議大夫孫商爲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
郎中知制誥蔣名廷裕私與諱同爲右庶子節度副使駕
部員外李荀爲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玄爲都統
掌記將軍毋昉陳君從爲都虞候

上親妹平安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臣與
一方面中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妹
時欲

青

東觀漢記 卷一
去京復遠卿別思之宰臣乃奏邠寧節制近於平
盧仍許平安公主歲時乘傳入京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宮
人上盡記之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
劉郎聲音人俗呼如此上悅安平不妬喜形於色顧左
右曰便令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上之甄別防
閑纖微不遺如此

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壻鄭顥
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曰

奏選上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爲
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
臣郎壻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
追迴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中
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
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
中取一檉木小函子來扃鑰甚固謂敏中曰此盡
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
矣敏中歸啓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

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
與前進士陳錯銷憂閣靜話感上恩泣語此事盡
以示錯

杜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

失其名

琮待之厚琮任

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

西川

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效答今有所
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琮未
之信術士一見密於琮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
不能救琮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吏爲植於

都下買宅死生之計無闕焉植至闕方感琮不知
其旨尋除光祿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曰貴人至
闕作光祿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
刑部侍郎克諸道鹽鐵使琮始驚憂俄而作相懿
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檢
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
救植素辨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
嫉朋黨如仇讐擠牛僧孺李宗閔崔洪於嶺南楊

嗣復貞穆李公珏

庭裕親外叔祖

以會昌初冊立事亦七

年嶺外上卽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尚書李珏爲檢校尚書左僕射克淮南節度使珏字侍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冠徙之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擢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路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爲宗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胤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尉遷左拾遺左遷下邳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

入室免喪諸侯羔鴈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者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爲相以品流程式爲已任擢掌書命改司勳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召克翰林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膽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爲侍講學士李訓自流入召入內廷珏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

史未幾訓爲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一
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珏守正之祐徵爲戶部
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
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
珏與嗣復論地胄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
矛盾竟無成政但寄頰舌而已文宗宴駕以猶子
陳王成美當壁爲記建桓立順事由兩軍潁王卽
位貶昭州刺史上卽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吏
部尚書至是崔郾薨於淮南輟之撫理凡三載薨

謚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後
左右前後無一人至纔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
事下三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閒話矣
自是詢閤里間事話宮中燕樂無所不至一刻已
來宸威復整肅是將還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
宰臣曰長憂卿負朕撓法後度不得相見度量如
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
奏對雖嚴冬盛寒亦汗流洽背

李廓爲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
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
之省也麥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卽擢爲起居舍
人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
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
相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亟歸宮
立宣左衛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道士

二七人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
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炬送之院吏
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
金蓮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是否頃刻而聞
傳說之命

侍御史馬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
不爲之却緘爲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一人謂之朝長拉收僕

臺嘗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玄宗開元中幸麗

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馬緘笞收僕者是笞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李丕以邊城從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丕奏系屬皇枝上曰師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脚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邠寧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中宮築望仙臺勢侵天運上始卽位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緝之右補闕陳凝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爲文思院上英睿妙理尤長於納諫從之如轉丸李璡除嶺南節度使間一日以命中使頒旄節給事中蕭傲封上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璡宅却喚使來旄節及璡門而反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諫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頒告

已數日却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爲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贇有亢宗之分上初卽位元贇恩澤傾內臣曾賜寶帶內庫第一者元贇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贇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爲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密吏董侔下御史獄盡聞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杜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政以濛家行不至薄妻孥爲衆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謩感怒頃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他官丞相重違卽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末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卽授給事中

裴諗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蹈謝上以御盤果實賜之諗卽以衫袖張而

跪受上顧一宮嬪領下

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焉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充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宜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

謹專上進方俟無疆勅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宜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術士柴嶽明動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籍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爲諸子孫

院卿宜相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陽宅者禍福刑剋師有傳授今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

遣司封員外郎克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左
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臨
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
諳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
素履之言難就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獲立
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贍爲虜州叅軍馳驛發遣仁贍
女弟出嫁前進士于瓌納函之朝有期周恤仁贍
不易其日憲司糾論遂墜貶

上卷終

東觀奏記卷中

裴庭裕著

明會稽商

澹校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落下爲復仍舊上意貴迎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瑒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
上手詔追之令乘遞赴闕初無知者瑒奏發太原
人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
日次對上以御按曆日付瑒令於下旬擇一吉日
瑒不諭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瑒跪奏二十
五日甚佳上曰此日命卿爲相秘無知者高湜自
集賢校理爲蔣係鳳翔從事湜即瑒舊寮也二十
四日辭瑒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日必副具
瞻之望瑒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不敢發

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泄於湜既入相深有異
平之望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
流上酬萬一瑒曰王夷甫當晉衰之末崇尚浮虛
祖述流品終致中原版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
朝不能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其職而上酬陛下
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
爲東川節度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
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

東觀漢記 卷中
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爲
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
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驚
恐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宸上題此四句鉉益
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
賜寓直學士蕭寘令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
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
士韋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
以睿藻清新可方沈約爾上不悅曰將人臣比我
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之出觀察使

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
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爲京兆尹抑
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
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
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論
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捉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
制耳宰臣益賀二無幽不察罕止貶湖南觀察使

東麓齋記 卷中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通院崔郢
爲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始命造京兆尹廨宅
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罕郢併敗官而召翰林
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
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
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却進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歛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繫
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
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尚
在限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旣出半廷上連召之曰
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
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放
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
別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奔競至解送之日威
勢撓敗如市道焉至是澳榜曰朝廷將裨教化廣
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專重明經進士及貞
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尚切磋不
分黨甲絕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

標名僅同科第既爲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
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 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
決可否於差官之日曾非攷覈盡繫經營與學雄
文例捨於貞方寒素增年矯白盡取以黨比羣強
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畿
甸合貢英髦非無藻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
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况其
管窺實難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庭解送
不合區分今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

前後爲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
兆府等第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
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貢舉放及第並依府列
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道興紛
競既多澳不勝憤遂此釐革蓋救一時之弊人多
惜之

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複道
開便門至青龍佛宮未日昇眺追感元和勝蹟張
望久之

東觀漢記 卷中 五
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尤愛卽位後於十六宅
起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錫賚
有差進士司馬樞爲雍和殿賦詞雖不典亦志一
時之事實

牛藁任拾遺補闕五年頻上封事上盡記之後藁自
司勳員外爲睦刺史中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
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
爲徵否藁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縣令不能
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上賜卿紫藁退
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
賜紫爲復別有進上連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慎重
名器未嘗容易服色之賜一無所濫

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
裔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
始賜緋衣銀魚沈珣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使
方賜金綬苗恪自司勳員外除洛陽令藍衫赴任
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
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上手詔褒獎曰有事不當

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上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學士韋澳盡屏左右謂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雖家臣與老不得漏洩澳奉宣旨即以十道四藩志更博採訪撰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寫而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石弘宗餞之弘宗曰昨日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也

上親總萬機自古未有

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宸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獎勵始聞其事

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技議讞不平景初

東觀漢記 卷之四
坐貶潭州司戶參軍制下景初搢登聞鼓稱冤再
貶昭州司戶制曰不遵嚴譴輒自登聞以懲不恭
也

京兆府參軍盧其昇進士第入官甚孤貧有文學京
兆君遣巡館驛左補闕崔瑄婚姻迴與甚長亭相
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畧不讓瑄瑄責其不
遜遂相詆訶甚來下御史臺接問吏云當服白衫
甚曰非國恤不素服上聞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
籍爲民投之嶺表行至洛源驛賜死瑄左遷河南

府陽翟縣令

大理卿馬曙任代地水運使代北出犀甲曙罷職以
一二十領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旣在
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卽告於
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
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
不治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載貶嶺外人臣
無不感悅

司農卿韋塵夜令術士爲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貶

東觀漢記 卷中
求州司馬

優人祝漢貞詞辨敏給恩傾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帛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漢貞杖二十流天德軍乾祐竄嶺外

上推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密召無所間隔惟於遷轉皆守彝章皇甫珪自部員外召入內廷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改司封員外入內廷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動

循官制不以爵祿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于衆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蹟固異於澹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益喧左遷秘書監制曰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朝人言未息旣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日至大中十三年

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與喬綽三駁還制書上自卽位但聞諫官論執左曹駁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惑於左右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時屬寒食內宴百寮上因擊毬巡班慰勞至給事中班謂公與喬綽曰卿凡有駁議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朋黨喬綽前曰同州是太宗皇帝興王之地陛下爲子孫尤爲慎擇牧守漢公在荆南日貪殘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於此人上色變而迴馬翌日喬綽貶商州刺史

武昌軍節度使苗

名與廷裕家諱同

責同子嚴不避馬擒至

幕笞其背嚴毋詣闕稱寃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乖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楊紹復之詞也苗自此爲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訪術者欲固其事術者令書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

藍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爲右拾遺弘文館直學士給事中蕭傲鄭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

賢良既命澆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豈盡於忠節刑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閣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卽冤屈爲甚太子少師柳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修省貞元元和已來士林家禮法嚴整以韓臯柳公綽柳仲郢爲稱首一旦子孫不孝簪組歎惜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卽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

時宰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爲其子瀆言

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丞相

崔鉉魏謩

皆敵人也

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瀆曰向來見李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具爲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

縣尉

名與今上御名同

護喪歸葬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勅曰以藝文擢

居近密乖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續連州刺史
鄭朗爲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
銜之朗既大用積前事盡聞於上故及此罪

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鄭朗奏當
館修撰直史共四員准故事已通籍者爲修撰未
昇朝者爲直館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俾
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置修撰兩員敕
旨宜依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勤守
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渙並充

館修撰通籍爲四員分修四季之事

以左拾遺鄭言爲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命相
朗先爲浙西觀察使言實居幕中朗建議以諫官
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鄭言必括囊形迹請移爲
博士至大中十一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
以左拾遺杜蔚爲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僚也踵
爲故事至理之代動循至公後代方知難矣

以楚州刺史裴坦爲知制誥坦罷 赴闕宰臣令狐
綯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

力不勝坦命既行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
與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榻壓角而坐坦巡謁執
政至休聽多輸感謝休曰此乃省台繆選非休力
也力命肩昇使出不與之坐兩門吏云自有中書
未有此事也人多爲坦羞之至坦主貢舉擢休之
子弘上第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謂也

東觀奏記卷下

唐裴庭裕著 明會稽商氏半塾堂校刻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

中柱國賜緋魚袋唐技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

郎裴庭裕先父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

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

乖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

竝分符竹善綏凋瘵以補悔尤枝可虔州刺史散

官勲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

公之詞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吏部侍郎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馮顥左授祕書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辭科趙秬等十人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技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嚴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寬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憲之子也

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者言翰於諗處先得賦託詞人溫廷筠

爲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德公用爲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爲考官未試宏詞先鑿考官然後考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糊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止銓爲考官不合坐宏詞趙秬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丞相逐之盡覆去初日官奏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爲禮部侍郎聞而憂焉至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

上自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牟馬多欺

東觀漢記 卷下
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誠爲邠寧節度使大理卿裴識爲涇原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勵稟奉宸威絕侵奪之貪邊方帖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納爲軍士噪逐坐貶朗州刺史馳驛赴任訥性褊狃遇軍士不以禮人皆怨之遂及於難監軍使王景宗責撫循無狀杖四十九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皆後坐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內園使李敬宣爲路衝之朗列奏上召敬寔面語敬寔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嚙天子之命橫絕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剥紫綬配南衙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廷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閱遂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遂薄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內欲臻昇平自大中十二年後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

東觀漢記 卷下
鄭勳湖南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出觀察使鄭憲上赫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爲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爲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勳爲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宇宙爲江西觀察使只取隣道共送赴任竟渠如期授首皆不勞師斬定誅鋤盡副聖旨

李景讓爲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四廟當遷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已下是上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新事七廟宜重昇太宗已下入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事下百官集議不定而止時人以上方喻穆宗深爲景讓希旨多不直其事

劉臯爲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玄价誣奏臯謀叛函首以進闔朝公卿面折廷諍上重違百辟之言始坐玄价專殺不辜之罪

上晚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鄴離闕日病脚

已蹒跚矣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却平上詰之遂具爲上說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整上聞之甘心焉驛詔軒轅集赴京師旣至館於南亭院外廷莫之面也諫官恐害政屢以爲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卿勿以爲憂留歲餘放歸授朝奉大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臨與上別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上聞之慰悅及過宓之歲春秋五十年李景讓夏侯孜偁偁立朝俱勵風操景讓爲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損王覲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爲右丞相以職方郎中裴誠虞部郎中韓瞻俱聲績不立詎諧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改鳳州刺史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上問之曰建去京師遠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前後左右皆建人也郡極不惡卿若爲我廉潔奉公綏輯凋瘵長在我面前無異或撓法度使遠人無聊卽朕三尺階前便是萬里卿知之否延陵悸懾失序上撫而遣之

越人仇肅聚衆爲亂攻陷剡縣諸暨等縣浙左騷然

上用王式爲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
送之式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市

始選前進士于琮爲壻連拜祕書省校書郎右拾遺
賜緋左補闕賜紫尚未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
審聖旨上曰朕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輒折
七筋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
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上委信宰輔言發計從就中於元輔恩禮稍異白敏
中赴邠寧行宮上幸興福樓送之自樓上投下朱
書御劄一封與敏中言君臣倚注之分崔鉉赴鎮
淮南幸通化樓送之并賜詩四韻以寵行邁鉉刻
其詩於宣化驛

僧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上
每擇劇韻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紫方袍
之賜以耀法門上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
副紫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之
易晦悒悒而終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

下一字犯
懿宗諱

實死其

事上卽位追感承瓘死於忠義連擢其子士

下字與今

上御名同至顯貴爲右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恩禮始

終無替焉

畢誠本估客之子連昇甲乙科杜琮爲淮南節度使置幕中始落鹽籍文學優贍遇事無滯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爲相深爲丞相令狐綯所忌自邠寧連移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誠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易有盛飾朱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

尤物必害人畢太厚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以吾家族也一見返之專人不敢將迴驛候誠意誠又瀝血輸啓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郡吏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十萬致於家乃舍之正堂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上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卽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漳兵馬郎中李鄴
爲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以下五
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克夔王以下
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鄆王卽位後其事遂停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下噪而逐之投
於嶺外上以右金吾大將軍田牟曾任徐州有政
聲特開延英殿召對再命往建鎮一方於是安帖
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爲河陽三城節
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魏博節度使何

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
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餅裝
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
人知居方旣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
晏駕遂中寢

命監察御史楊戴往浙西道勘覆軍額大中十二年
宣州叛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薰朝廷用宋州
刺史溫璋問罪時蕭寘爲浙西觀察使地與宣州
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瑒代寘特建鎮海軍節鎮撫

之以張犄角之勢兵罷後謗者言瑒虛署官健名
廣佔衣糧沒入私家上遂命戴徃按覆軍籍無一
卒虛額者戴還條奏謗者之言始不勝

度支奏狀言漬汚疋段誤書清汚上一覽異之樞密
使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添成漬字及中書復入
上赫怒勘添改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
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
前聲容朗緩舉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賀

太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爲百官首含元
殿廷夔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
後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
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料七十致仕舊典
也公權不能克遵典禮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愨引故事見執
政以禮院雖係太常寺從來博士自專事無關白
者所以太常三卿初蒞事博士無叅集之禮今銖
重罰禮生有違典故丞相以銖夙德唯唯而已銖

曰吾老不能退一旦爲後生所辱遂乞罷

勅鄉貢進士溫廷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詞也廷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爲九品吏進士紀唐夫嘆廷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下雖承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人多諷掃上明主也而廷筠反以才廢制

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牋表尤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於王廷而廷筠亦恹恹不涉第豈以文學爲極致已斬於此遂於祿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闕廷旣至上於便殿閱之仍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物性命終使抑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宗實治道將幸華清宮兩省供奉

官拜疏極諫上爲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朝元閣聖祖現真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瞻拜深覺缺儀今排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卿宜勉諭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而退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表再入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穆宗巡幸之後列聖未嘗出宮居安慮危乞留聖慮朕聞此語決不爲遊華清之行矣卿宜召兩省官說我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鼓三點退朝惟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爲檢校吏部尚書兼劔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旣出孜受麻畢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林澣亦在館俟命

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中使往東都太僕卿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旣出不復召矣上漸顧命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

居方以夔王當璧爲託三內臣皆上素所恩信者
泣而受命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軍中
尉王宗實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
宗實爲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出
焉左軍副使邢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
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請一而聖人
而出宗實始悟却入卽諸門已踵故事添人守捉
矣邢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晏駕束頭環
泣宗實叱居方下責以矯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微

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於藩邸卽位是爲懿宗歸
長公儒居方皆誅死籍沒其家

晁美人薨上震悼久之美人在上藩邸時承恩遇實
生鄆王萬壽公主焉薨後詔翰林學士蕭寘爲志
文皆刻其事及夔昭已下五王居內院而鄆王獨
還藩邸大中末副位之後人間切有擬議者寘以
此事言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鄆王嗣位後美人
追崇爲皇太后太常杜宣猷獻諡曰元昭配享宣
宗廟室

東觀奏記卷之下 終

東觀奏記 卷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